

花渡

天初

Fado
ZHUANG ZHEN
LIANG

——《庄子·盗跖》「百年前，
他就跟一个女子有约，
他在桥下等她，
等得万念俱灰。」

著
于明于梁下



花渡

Fado

钟伟民著

ZHONG WEI MIN
JIE ZHONG WEI MIN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渡 / 钟伟民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02-3107-1

I. ①花…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0330号

花 渡

作 者 钟伟民
责任编辑 常思薇
营销编辑 王然 王迪
数字编辑 张皓 王秋颖
内页插画 雷明先生
内文排版 北京时代佳誉图文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联系电话 010-65240236 (发行)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0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02-3107-1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变奏.1 001

“曾经，我梦见和你睡在一张床上，”她告诉他，“那是好大的床，枕褥白茫茫，无有穷尽，就只有蜻蜓飞舞。”

■ 主调.1 006

主调.2 011

变奏.2 015

“说你不爱我，我就走。”她别过脸去……

“我希望……我希望还可以爱你。”他说。

■ 主调.3 020

主调.4 025

变奏.3 031

“我不要失去你们！不要走……”他呼喊着，直追到榕荫路尽头，蓦地，红光映眼，他住的那幢葡式洋房，每扇窗，果然都吐着火舌。

■ 主调.5 034

主调.6 038

主调.7 042

主调.8 046

主调.9 052

主调.10 054

变奏 . 4

059

他要告诉她，他爱她，他一直都爱她；然而，窗玻璃传到食指的寒意，让他清醒了，他写了这么一句：“我爱你和你的丈夫。”

主调 . 11	063
主调 . 12	066
主调 . 13	070

变奏 . 5

075

阿谦说：“我觉得好孤单，好怕……”尾生眼眶一热，跪下来，紧紧搂住她：“别怕，我们一起找岸去。”

主调 . 14	079
主调 . 15	081
主调 . 16	086
主调 . 17	090
主调 . 18	097

变奏 . 6

101

和尚从僧袍下拔出一柄左轮手枪，砰！砰！砰！向四周的小红伞开了三枪，然后，枪嘴直指尾生的胸膛。

主调 . 19	106
主调 . 20	109
主调 . 21	111

变奏 . 7

115

她选择了回避，选择了“没有发生”，选择了懊悔；她和他一样，选择了懊悔；而且，囚禁和桎梏自己的懊悔。她哭了，整个人在流泪，眼泪流到嘴里，掺和了苦涩的回忆，浸渍他火烫的器官。

主调 . 22	120
---------	-----

主调 . 23	125
主调 . 24	128
主调 . 25	132
主调 . 26	136
主调 . 27	141
主调 . 28	145
主调 . 29	148
主调 . 30	151
主调 . 31	153

变奏 . 8

157

他低头奔向她，想扑过去拥抱她，然而，好不幸，他忘记了，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头牛，一头公牛，他的一只角直犁进阿饯的小腹，那样潺滑，绵软，破膜穿肠，全无滞碍。

主调 . 32	161
主调 . 33	164
主调 . 34	167

变奏 . 9

171

“要逃命，就不能有太多牵累！”她耳边响起声音。扔掉了沉甸甸的背包，狮子还是尾随不舍；于是，她脱去衣履，扯掉佩饰，赤条条地奔跑。裸奔，让她感到罕有的快意，慢慢地，她竟然开始享受她的处境，她的无助。

主调 . 35	174
主调 . 36	176
主调 . 37	180
主调 . 38	184

变奏. 10

189

“疯人们，怎么都搬走了？”若蝶一沉吟，明白过来：说不定，澳门，已经没有人认为自己不正常了。

主调. 39	192
主调. 40	194
主调. 41	197
主调. 42	200
主调. 43	203
主调. 44	207
主调. 45	209
主调. 46	213
主调. 47	216
主调. 48	218

变奏. 11

223

她把二分音符养在家中浴缸里，音符和猫，各有天地，倒也相安。可她始终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音符腹大便便，因为怀孕了，胎里，一直育着尾生和她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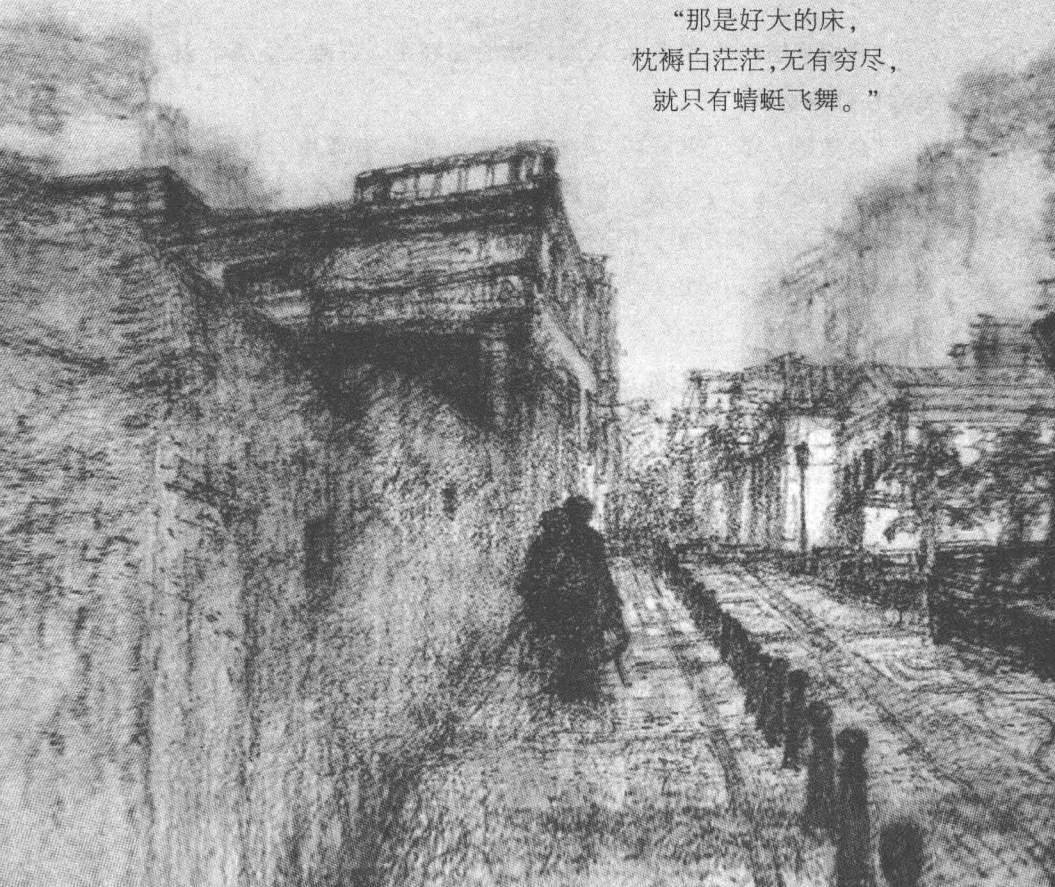
主调. 49	228
主调. 50	231
主调. 51	234
主调. 52	238
主调. 53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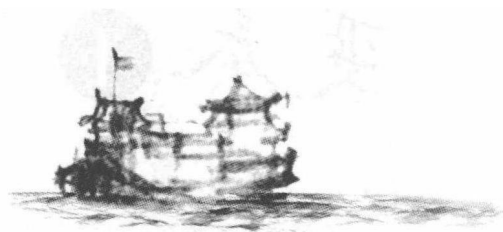
跋·本来就是一场共业 245

附录·《花渡》人物的名字 253

变奏. 1

“曾经，
我梦见和你睡在一张床上，”
她告诉他，
“那是好大的床，
枕褥白茫茫，无有穷尽，
就只有蜻蜓飞舞。”





“我恨死这样的雾。”女人说，她的心好乱，好难受，雾，就要封住她的咽喉。

“会散的，散了就好。”尾生安慰她。船，才离开上角码头，两岸林舍就不见了，汽笛，前呼后应，一句句，是漫长而遥远的呜咽；然后，共鸣迭起，但四面八方，似乎隐伏着一团团等待假释的闷响，无形，无色，无味，却有重量，有厚度，伺机合围过来。“白，竟然灭了五色。”他感到悚惧：虚空，已经把他们堵死。

广利号渡轮，瘦长如鳗，雾掩进来，抹掉前头几组座椅，一组五排，像乐谱上五条平行的黑线，线上，或疏或密，本来布了些黑袍修女，当中，有一个女孩，穿雪白校服，他觉得，是赵小澜，是好多年前，还在上中学的赵小澜。女孩绾起头发，从邻座修女手上接过一圈花环，鸡蛋花编的花环，枝叶，却是黑色的，像一个全音符。

“仪式开始了，我去献花。”女孩好像这么说，说完，捧住那个“音符”，起身走向船头。

“这是痛苦流泪的日子，当人从尘埃中复生，负罪之人等候审



判，天主，求你对他仁慈垂怜……”

修女唱完祭文，显得躁动，有人起来踮脚张望，有人离座寻索，尾生这才看到她们黑布裹头，头上还装饰着一两支黑旗，“那分明就是八分和十六分音符”。细察眼前序列，心中哼唱，要琢磨出旋律，“该是安魂曲，不冷僻，一定听到过的”。思而不得，尾生竟也有点浮躁，回头，见女人仍在埋怨雾重，越发不快，问她：“你怎么会在这首乐曲……不，这艘船上？”

“你带我来的。”女人挽着他手，小声说，“你不招惹我，我就不会留意你，不留意你，就不会掉入你的圈套。”

音符，一个个融入雾里，没再回来。

“你说，这是一个圈套，是我布下的圈套？”尾生不解。“你像个好人，会割肉饲鹰的那种好人，我飞过来，要咬一口肉，竟让你设下的罗网逮住了。”“我没想过害人。”他强辩。“你有欲望，欲望害人。”她说。马达的浊响弱下来，螺旋桨没再犁起浪花。“不过，网一罩下来，我就放弃抵抗，马上爱上你了。”女人解开黑连衣裙的襟纽，露出左乳，乳晕旁边，黥了一只蜻蜓。

“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尾生问她，“你究竟是谁？”

“你是不知道名字，但你偷偷爱着我，不是吗？”女人仰着脸看他，妩媚地一笑，“我记得，你喜欢蓝眼蜻蜓，所以……”“我喜欢，那是因为……”他要解释。她摇摇头，食指轻点他的唇，“嘘”了一声。“曾经，我梦见和你睡在一张床上，”她告诉他，“那是好大的床，枕褥白茫茫，无有穷尽，就只有蜻蜓飞舞。”

“就只有蜻蜓飞舞？”他叨念着，越发茫然：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

一阵风，削薄了雾，瞥眼间，浊海，冒出几座浮标，浮标锈



色如墨，标杆上蹲着一些大鸟，也是黑色的，尖喙红如火。这哪里是什么浮标！没蹲鸟的，是四分音符；蹲着一两只鸟的，是八分 and 十六分音符……

“提防女人！提防女人……”鸟语，好平板，平板得像在敲拍子。

音符，不断从舷旁漂过，没鸟栖止的二分和四分音符滑走了，是一连串紧靠的符号，到底，激昂的乐段不多，一晃眼，回复均齐，仍旧徐徐的，不远不近，暗合“提、防、女、人……”的节奏。音符接着音符，蓦地，船艏浮起一丸黑球，黑球曳着七个降记号，“这是降C大调的……”曲名，他就是想不起来。

“这曲子，我知道，叫《三个橘子之恋进行曲》。”女人信口说。

“不，这不是普罗可菲夫的风格，这是悲歌，是哀乐，在葬礼上奏的。”尾生看着流过眼前的一行黑鸟，每只鸟，竟也在瞪着眼睛看他，直看得他发毛。“可恶，竟要你提防我。”女人火了。尾生闻声回头，见她手里多了个紫檀木匣子，骂一声：“死鸟！”就朝三个相连的音符投掷过去。“提防女人！呱……”群鸟振翅，刹那间，黑羽，全融入白雾。

匣子掉到海里，变成附点，载浮载沉。

女人背靠船栏，眼神涣散，咕哝着：“我……我真的疯了。我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拿匣子扔这只死鸟！”汽笛交鸣，修女和浮标的移动开始重复，音符，像一丸丸煤球在船的四周上扬。“匣子里藏了什么？”他问。“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女人扑进他怀里哭。“我……我怎么会知道呢？”他捧着她的脸，欲望，早变成一根鼓槌，擂乱了他的心。“我说过了，欲望害人。”



变奏.1

她喘息，热气蒸他耳窝：“匣子里，是我们的灰……”

“难道我和你，已经……”尾生惘然。“我和你，还有那个女学生、那些修女……回不到岸上了。”“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这是哀乐，在葬礼上奏的哀乐。你不是这样说过的吗？”“可是……”尾生疑惑地看着她，她的脸，总是那样模糊，雾，仿佛在发从里沛然而生。

“我见过你，见过这只蜻蜓。”看着她乳上的潮红，他承认，雾起之前，就跟她有过错综的瓜葛。“可是，你始终忘不了那个消失了的人。”她指着舷旁逝水，这时候，鸡蛋花编的全音符，正傍住那紫檀匣子，晃悠悠的，朝他靠近。“小澜？”尾生回过神，心中暗惊，“小澜掉到水里去了……”他探头舷外，浊海里，一条胳膊窜起来，那苍白的、细柔的手，像一束水草和他紧紧相缠。“我爱你。”他说，这句话，他想说好久了。“我也爱你，永远永远爱你。”声音，无限柔美，似乎来自水中；但水中，只有音符流动……

“我恨死这样的雾……”女人仍旧不住唠叨。



主调 . 1

澳门。一九六八年。

柠黄的葡式老屋沉陷在雾里。

尾生穿着短裤，赤膊睡在吊扇下，忽然回暖，廊外没有一丝风。

“你女儿要见你！”修女站在敞开的百叶窗外，挡在面前的，是窗台上陶盆里病恹恹一簇蓝鸢尾。“又是个不会栽花的。”她摇摇头，折了一截枯株扔过去，正好打在尾生脸上。“你奶……”他揉着眼，坐在竹簟上，见是条朦胧白影，把另一个“奶”猛地吞了。“你女儿要见你。”修女笑眯眯看他。孤男寡女，就隔着一帘惨绿，男人黑实的胳膊还闪着汗，她虽然决了志要侍奉上帝，看久了，凡心一动，两颊绯红。“你是谁？”他问。“德莲娜。”她答。“你怎么进来的？”“门开着。”德莲娜一字一顿，把话又说了一遍：“你女儿，要见你！”“我哪有什么女儿？”尾生好费解，恼她没头没脑闯进来，惊破他的梦。

“你不该开门睡觉，那很不好。”德莲娜反过来责怪他。“有什



么不好？”他问。“影响不好。”她答。尾生睐一眼膀间，裤裆里，余势未消，梦中的苍茫和炽热，方才，说不定让她窥了半豹，不觉大窘。“我等你换衣服。”德莲娜踱到门前老槐树下，在阶石上小歇，天气湿翳，白袍糊在背上像多了一层皮，其实，她好羡慕他睡得那样放肆。

“雾散得真快。”德莲娜说，“我来的时候，你那幢屋让雾吃掉了，就留下一个门牌。”

天空，忽然蓝而高阔。

三轮车滑过妈阁庙，停在皇家桥码头。

“到了，走好。”车夫背着他们说，日头下，红风衣扎人眼。

买票，上船，瘦长的广利号，就穹隆穹隆地，朝丛仔和路环岛开过去。

“我没骗你，我真的没有女儿。”在船上，尾生仍旧不断辩白。“再过一会儿就有了。”她朝他一笑，那笑绽开了，可以袭人。“修女，有没有人跟你说过……”“说过什么？”“你好……好神圣。”“神经病！”她走到船艙，看浪花开落。他其实想说“漂亮”，怕冒犯，临阵变了节。

路环圣母圣心学校，俗称“姑娘堂”。

德莲娜领尾生到育儿室，室内散放着玩具，有两个女孩，大的两三岁，睡着了；小的，坐在地毯上，搂着个编了双辫的布娃娃，她仰头看一眼尾生，失去平衡卧倒了，倒了还是望着他憨笑，笑一回，喊一句：“爸！”

“我没说错吧？是你女儿要见你的。”德莲娜抱起小女孩，亲了半天，一边亲，一边解画，“小苦瓜把爸盼来了，好开心呢。”忽然别过脸，问尾生，“小苦瓜开心，爸爸开不开心？”“我……”



花渡 Fado

他一脸迷惘，问，“这……这条苦瓜，叫什么名字？”“阿鳐。”她才省起问尾生，“你贵姓？”“姓池，‘池中物’的池。”他答。德莲娜不管池中住了何物，正色说：“你最好当池鳐是女儿，她母亲希望你当她是女儿。”“她母亲是谁？”尾生越来越糊涂。“若鳐。”“我不认识什么若鳐。”“不认识，你又去看人家？”“我也没看过什么若鳐。”“我的意思是偷……偷看。”德莲娜解释，“池鳐的母亲，叫江若鳐，她住近你家，该是在坡下，两年前，你总是偷看她。记得了吧？”

尾生若有所悟：

两年前，坡下那幢粉蓝色小洋房确实住了一个女人，一年里，就冬天最寒冷的那一两个月，刺桐掉光了叶子，女人客厅那一扇窗，才会在黑瘦的枝条间隐现。他一直以为女人没发现他，他藏身浓荫背后，为了看她，静待花叶凋零。女人出入总穿灰蓝连衣裙，那大概是爱都酒店赌场女荷官的制服。“记起来了？”德莲娜问。他点头招认。“若鳐告诉我，你总是偷看她换衣服。她明知道你看她，还是让你得逞；她认为你只是看，没有行动，虽然窝囊，到底还算老实。”德莲娜瞟他一眼，“你既然看了人，就应该负责任。”

“我……”尾生脸有赭色，苦笑问，“你说的……若鳐呢？”“跑了。钱不够用，信手拿一点，拿得多了，不走就不行了。”“跑哪去了？”“葡萄牙。生了小苦瓜，就跟湖基走了。”“湖基是小苦瓜父亲？”“不，是她‘阿姨’。”德莲娜补充，“湖基教钢琴，中葡混血，长得很秀气，就是太娘娘腔，像个女人。”“那小苦瓜的爸，究竟是谁？”尾生狠挠着一头短发。“一时糊涂。”德莲娜笑说，“她跟一时糊涂怀了小苦瓜，一时糊涂就溜了，女儿生下来，缺



钱，就出岔子了。湖基要回葡国，她只好随他走，走得张皇，小苦瓜就送到我们这里来寄养。”“真胡闹。”千头万绪，他实在没法子顺着藤蔓，摸到这条苦瓜的根柢。

“若蝶生小苦瓜，还不到十八岁，不能太怪她。”德莲娜说。“不要孩子，干吗生孩子？”尾生不以为然。“不会种花，干吗你又去种花？”德莲娜仍旧笑咪咪，一句反诘，就消解了他的怨恼。

“多大了？”他问。“二十一。你呢？”她朝他眨眨眼，长睫会搔人。“我是说阿嬷。”他白她一眼。“噢，今天满一岁，你是她的生日礼物。”德莲娜着尾生多陪阿嬷，自去拉开樱桃木柜的抽屉，取出来十几枚红蓝相间的筹码。“你想干什么？”他以为修女要开赌。“练习。”她在矮桌上堆起筹码，整沓抓住了，指腹松紧开合，筹码竟噼里啪啦落成一摞，收放套弄，动作娴熟利落。“留意到了？”德莲娜瞟他一眼。“留意什么？”他瞪着她。“我的闪电手。”她从袖子翻出三枚筹码，笑说，“若蝶教的，她来看女儿，无事就传我这门绝活。”“她教你千术？”“不是千术，是魔术。”她告诉尾生，学会这玩意儿，娃儿们都当她活宝。“这都是十块的筹码，拿到赌场，可以换钱。”“你去换啊。”德莲娜把筹码给他，“换了钱，还我十几块这样的小圆饼就是。”“你留着。”他说，但挑了个较鲜亮的，“送我一个做纪念就好。”

该“纪念”什么呢？他心头一片空寂；窗外，杜鹃鸟在杜鹃丛外啼血。

他活了二十八年，从没见过杜鹃鸟，但每年早春，远树笼烟的时候，鸟，总是重复着那不变的音节。世事无常，他唯一能肯定的是：秦朝那些工匠，他们连夜为嬴政赶造兵马俑的时候，肯定听到过这一样的悲声。



“我要走了。”尾生说。亲情来得急，小阿鳊握着他的拇指，越笑越甜，对他，是一见如故；然而，他不够投入，对自己“父性”的薄弱，他毕竟有点歉仄，有些惶愧。“其实，你不必真的做她父亲。”德莲娜柔声说，“过两三年，她懂事了，有空，你就多来看她，让她觉得自己有个亲人，只是在这里上寄宿学校就是。就算若蝶不回来，我们也会照顾阿鳊，直到她上完中学。这里没有孤儿，孩子都是有困难的父母暂时托养在这里的；我希望他们这样看待自己，这样看待有困难的父母。”

“往后，我应该怎么做？”他问。“回家，继续睡懒觉；睡醒了，主自有安排。”德莲娜直送他出了校门，门外青石路，千年榕树，一路荫人。

“阿鳊她妈……”尾生走了几步，回头问德莲娜，“她妈还提起我什么？”“她妈说……她妈说你很响！”她大声说。“什么很响？”“去年复活节，圣像出游，你们从大堂直追着花地玛圣母奏乐，若蝶抱着才满月的小苦瓜，在人潮里看你，她说，你当时穿着蓝制服，顶着个大鼓，走在乐队后面，虽然老半天才猛敲一下，好无聊，无聊得不能再无聊了，不过，在那几十个拉琴吹号的人当中，你是最响的！”“我明白了，然而……”他死心不息，“就只是响，没别的了？”“已经这么响了，你还想怎样？”德莲娜摆摆手，忍着笑打发他。